

# 以星光的速度前行

文 / 佚名

我在哭。

只記得那時我正在哭，哭的十分厲害、哭到幾乎都要忘了自己是為何而哭。

「喂，你看。」

我這才胡亂抹掉淚水，睜著模糊的視線抬頭，仍然壓抑不住因哭意氾濫而顫抖的雙肩，話經過喉咽，也泛上了脆弱，只剩輕輕喃語在夜中飄搖。

「什麼啦……？」

「看，星空。」

「哪來的星空？」住宅區的公園，究竟何能有一片想像中令人如癡如醉的浪漫星空？

「有啊，別哭就看的到了。」

這話卻讓我不禁笑了。

說起兩人怎麼會大半夜坐在荒涼的公園裡，也是源於自己的任性，拉著他陪自己哭。

那麼，究竟是希望他默默由著自己哭，還是希望他止住自己的淚水呢？

也真是為難他。一個不擅於安慰的人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也算是值得嘉許了。

「呐。」他遞過紙巾，然後又回頭望向天空。

這時男孩若能低身輕拭女孩的淚珠，那該是更浪漫、更甜蜜的事。但他並沒有。

啊，也是，那時候的我們只是要好一些的朋友罷了。

至少在那一夜之前是如此。

我接過那笨拙安慰，仔細擦淨每一分失序的痕跡，隘口再度築起高牆，心情才終於重新整頓好。

「你看，那是獵戶座腰帶。」

原來那根本不是刻意說出的、安慰的話，竟然真的能看到星星啊……。

抬頭，凝望，一定是因為正哭過，我才會強烈地為那片夜空所感動，不然，那幾顆星點又要如何使人多年無法忘懷？

「……在哪裡。」傻愣了數秒，我才想到要開口詢問。自己壓根兒不懂星空，只知道一顆、兩顆數著，或是笨拙地仰頭發呆。

「那裡。」他湊到身旁，讓我的視線能自他精瘦的手臂接續那美得使人嫉妒的指尖，最後往遙遠的神話故事投射而去。

三點微光連成一線，貧弱地在無盡黑暗中閃爍著。

「沿著腰帶的直線延伸，那顆最亮的星就是天狼星。」手一揮，我的目光彷彿受魔法指使一般不聽使喚，乖乖服從他的低語。

「那是冬季大三角的其中之一，還有獵戶座左肩的參宿四……就是那顆看起來紅紅的，最後是南河三——嗯……可惜有點看不清楚……。」

望著天空，他的指引為我這星空路癡繪成了道路，穿梭在風中殘燭般惹人憐惜的、寂寥的幾顆星點之間。

「你懂得真多啊。」

「也只知道這些而已。」他在我身旁坐下，一同仰望過分黯淡卻迷人的夜空。

「你喜歡星空？」

「嗯……還滿喜歡的。」

「真意外呢。」

「聽起來就有貶意。」

我很喜歡他總能聽出我的言外之意，那讓調侃他變得更加有趣。

「誰叫你總是表現得那麼理性，問你雪為什麼是白色，竟然還毫不猶豫地說是光……亂射還什麼的？」

「是漫射……。」

「隨便啦。」我沒有想要記起那陌生的名詞，那對於我一點都不重要，「反正你會喜歡這樣浪漫的東西就是太詭異了。」

「那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」他伸出手，像是要把僅存的星點撈進袋中一般，當然，最後也只是任憑涼風自指尖流過。

「那還真是受寵若驚啊！竟然讓我見識到了不同以往的你？」

他收回了手，轉頭望向我，露出一抹深遠的微笑。

「是啊，就和妳一樣。」

我聞之一愣，過了幾秒才能反應過來，極盡全力壓抑心緒不再波瀾。

「怎麼？看到我哭了不起啊？」

「平常的你總讓人認為要再堅強……不，該說是逞強吧。啊……這樣說倒是滿合理的，就是逞強。」

「喂！無視我嗎？自己在那邊說得很開心？」我有些不服氣，伸手往他手臂擰了一下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就是因為太過於一針見血，自己才會心情頓時開朗卻又亟欲反抗吧。

「逞強也好、堅強也好，想哭就哭吧。」我別開了頭，只剩他低穩的嗓音在夜中漸漸擴散，最後佈滿整個世界，「哭完之後，你又會更加堅定地前進了吧。」

「哼，很了解我？」

「嗯，比你了解我還了解你。」

我奮地起身往前跳了兩步，絲毫不顧安寧，放肆地大吼著：「啊啊啊！煩死了！怎麼會有你這種臉皮厚又莫名其妙的人！」

但是，自己都能感覺的出來，那語調中竟沒有一絲不悅。

「怎麼？討厭我了？」他的反問也覆上了笑意。

「討厭！」

……

「你還是一樣不坦率。」

「討厭喔？」原本想將手上喝了半瓶的鋁罐往他身上砸，但殘存的理性掙扎片刻後還是迫使我作罷了。

「不，很喜歡。」

這下我連發怒或辯解都懶了，眼神大概是像漫畫一般誇張地死目吧。

「你也還是一樣厚臉皮啊……。」

「嘛，你明明知道我就是很不會安慰人。」

「我也不奢望你安慰我啊，閉嘴還比較好。」

他也還真的乖乖閉上了嘴，在我身邊坐下。

同樣的公園、同樣的三更半夜，只是月色早已盈缺數輪，寒風遠去、暑氣迎面。能穿著白

襯衫，在圍牆的束縛與庇護下徬徨猶豫的年紀悄悄結束，再往前走一步，便是未知的現實。

……

再走一步，便是分離。

「講話。」

「是你叫我閉嘴的欸……。」

「不管啦，講話，可以再說說星空之類的啊……」我先抬起了頭，幸好夏夜沒有辜負，仍有三四點星光閃爍著給足我面子，「我想想……那是獵戶座？」

「獵戶座是冬季星座，夏天看不到……。」

「你真的很討厭。」

他擺出了一副「我也沒辦法」的架勢，十足討打，肩頭也理所當然地挨了我幾拳。

「嘛，不過說實話，即使不談起神話，星空也還是足夠迷人的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星星啊，旅行了好幾光年、穿越了時間與距離，只為將那微小的光芒投射進我們眼中。」

「前段過度理性、後段過度感性，無從吐槽。」

「你真的很不浪漫……。」

我不禁哈哈大笑，「是你的浪漫太詭異了吧？」

「我倒覺得還不錯啊。」他用有些彆扭的語調抱怨著，讓我笑得更加愉悅了。

「好、好，你繼續說。」我用身子抵了抵他，算是勉強允許他繼續下去。

「你想想看，星座其實也是每顆星點在天球上的投影……」

「講人話。」

「……就是每個星離地球的距離都不同啦。」他好像也有點苦惱要怎麼解釋，我只好再聳聳肩示意他接著講。

「每束微小星光都來自不同的遠方——都只是盡全力、頭也不回地在空無一物的宇宙中直奔跑著，只為到達那唯一的目的地，而奮不顧身地前行最終卻使他們不約而同地匯聚到了此處，重疊在一塊成為夢幻唯美的星座。」

我想我是懂得，就像他總是能讀懂我的言外之意。

「那麼四百公里又需要多久呢？」

「光的話一瞬間就到了吧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就得讓你等等了。」

「你這負心漢。」

「你還不是一樣。」

……

最終我們都笑了，因為太過理解彼此而笑、因為釋懷而笑、因為即使釋懷仍舊惆悵——終究也只能笑了。

……

但是故事就此打住，我怎麼也想不到該如何使之接續。

指尖逐漸癱軟在鍵盤上，標題文檔也再沒有增加，以為自己終於來了靈感，但在反覆揣摩、想像之後，我卻依舊無法決定故事該如何繼續下去。

他們在一起了，卻分隔兩地；他們朝著自己夢想前行，卻看不見終點；他們相伴，卻怎麼

也無法活在彼此的世界中。

那麼這樣下去的故事，又會如何結尾呢？

我得不到結果——也可能是我並不想思考這件事。

失去束縛的兩束光線，終究會在宇宙中漸行漸遠嗎？

將注意力從螢幕中拉起、雙手終於離開鍵盤，身旁已是一片黑暗，桌燈照出的亮光反倒像是牢籠，圈出一個屬於我的世界。

這就是我的世界，獨自一人。

正當我想以這樣的嘲諷使自己感受一下悲哀渲染時，手機鈴聲卻煞風景地響起，連起了這世界唯一的、向外的時空隧道。

「終於肯理我了啊？」熟悉的低穩嗓音從遙遠的、抽象的四百公里外傳來。

「嗯……」我這才打開社群網站，看到無數發自他的未讀訊息，也懶的一一確認了。

「怎麼？我還以為你差不多要沒靈感了才打給你的，太早了嗎？」

「去死吧。」

「果然是沒靈感了。」他的語調帶有早已知悉的自傲，真是十分欠打。

「所以呢？三更半夜打來就只是想嘲諷我沒靈感？」

「是你消失了一整天讓我找不到人啊，只是想聽聽你的聲音罷了。」儘管已經習慣他的厚臉皮，這樣突如其來的甜言蜜語（即使他自己不認為），還是會讓我有些心悸。

「嗯……至少確定你還活著。」不過他自己把浪漫破壞掉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「現在已經確定我活著了，然後？」我開始有些煩躁，但把情緒還就在他身上實在太幼稚了。

「嗯……，那出來看星空吧？」

我忽地差點笑出聲。他果真有種魔法，總是天外插進一句話，就能讓我的煩躁頓時全消。

「好好好……不過台北到底能看到什麼我還不知道呢。」久違地離開座位，我邊說著邊往窗邊踱步而去。

「看的到獵戶座喔。」

「別傻了，你那邊的天空和我的可不一……」

啊，還真的有呢……。

「明明就有，是吧？」

「囂張什麼，只是天氣剛好比較好而已。」

我倚著窗台，望向城市狹窄、壅擠卻淒涼的天空，懷念的獵戶座閃爍著，竟是如此暖心。

「能夠一起看著同一片星空，不錯吧？」

「明明就相隔四百公里，哪是同一片星空？」

「嗯……以星空來講，四百公里的誤差應該算是很小了吧？光速是每秒……」

「閉嘴，看星星。」

「……理科生沒人權啊？」

「讀物理系是一回事，每句話都那麼較真幹麻？」

「習慣嘛。」

說實話，我倒也已經習慣了他的這種習慣，另一方面，他大概也習慣了被我惡言相向，就在這樣習慣彼此的交互作用之下，才成就如今的關係吧？

「還是說你希望我更感性一點？」

「讓我考慮一下，你所謂的感性總是莫名其妙。」正所謂人不要臉天下無敵。

「我不過是比較坦率一點，不像你。」

「是吼，真是抱歉啊，我就是不坦率。」

「沒關係，還在可接受範圍，反正這輩子也只有一個問題我會執著聽到妳的回答吧。」

「喔？」我起了興趣，追問著：「什麼問題？」

「現在就想聽嗎？」

「說來聽聽啊。」

「……」我確實聽到了，但隨即停止運作的腦袋完全無法真正理解那幾個字所拼湊的涵義。不……我分明知道的，要是不知曉那涵義，又怎麼會被震驚地無法思考呢？

「喂……？」

「混帳，你到底在亂說什麼？」心悸仍然止不住，我只能先開口訓斥他一頓，好掩飾自己的動搖。

「不是你說要聽的？」

「氣氛呢？時機呢？不要突然說這種莫名其妙的話啊白癡！」

「嘛……要氣氛和時機還真的有點困難呢，雖然我覺得剛剛是很適合啦。」

「至少要當面講吧……。」我長吐了一口氣，終於讓心情平復。這死傢伙不要臉的程度可真是到另一個境界了。

「當面講就行了是吧？那就現在吧！」

「喂喂，你傻了啊，就算你現在出發來找我，至少還要六小時呢。」而且我並不喜歡他為了我這樣奔波，即使知道自己若是開口，他還是會想盡辦法出現在我面前。

他就是這種人。

「所以我說，只能怪你沒讀我訊息囉。」

心裡一震，他就是這種人，多年相處讓我理解到這句話絕對帶有雙關，也不管電話還在線，我趕緊開起通訊軟體，確認他傳給我的那些訊息。

——十八小時前

早安～

——十二小時前

在忙嗎？怎麼都沒回應？

——十小時前

你是又在寫文章了把……

如果有看到的話記得回我

——七小時前

一小時內你沒回我的話我就直接出現在你眼前

我的個性你懂得（燦笑

喂，不是吧，難道……？

一聲呼喚傳來，不是由手機，而是穿越過整個空虛寂寞的宇宙，自黑暗中筆直投射出一束微光。

我趕緊再搭上窗台邊，往下眺望，一個熟悉的人影輪廓在夜幕中佇立。

在那瞬間，我突然決定了小說該如何繼續；我也突然理解到，黑夜終會黎明這意象是如何

繼續；我也突然理解到，黑夜終會黎明這意象是如何撼動人心；還有他曾說過的那些自以為浪漫的星空理論，什麼穿越數光年到達的彼方、或是什麼不同星點最終投射成了唯美星座……之類的——我都懂了、我都懂了……。

所以我會回覆他的，毫不猶豫的、就像回憶中那些星光一樣義無反顧。